

新中華叢書

文藝彙刊

旱

災

周楞伽著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印刷
民國二十四年九月發行

文藝
刊
旱 災 (全一冊)

◎ 定價 銀 三 角 五 分

(外埠另加郵匯費)



編 者 周 楞 伽

發 行 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代 表 人 陸 費 達

印 刷 者 中華書局印刷所
上海靜安寺路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

分發行所 各 埠 中華書局

序

本集所收的六篇，全是作者在最近三年內所作的；其中旱災一篇，原是一個三四萬字的中篇小說，因為篇幅的關係，在雜誌上發表時，特縮短成這麼一個短篇，好在它的精華都在這一萬字裏，所以決不像其他的節本可比。從體裁上說，村居日記似乎是一個例外，但從內容上看，實與旱災很有關係，所以我們特把它附刊在這本小說集裏。

民國二十四年八月 編者

旱災目次

序

旱災		(一)
木匠		(二九)
剩餘者		(五)
永久的感傷		(六九)
小貓		(九一)
村居日記		(一九)

旱災

這一年，天氣熱得非常早。夏至還沒有到，村人們已多數在打赤膊了。

太陽幾乎沒有一天不出來，沒有一天不把它火辣辣的光線照射在田地上。半空中好像張着一把火傘，曬得人身上不住淌汗，曬得黃狗吐出了舌頭喘氣，曬得已蒔秧的田裏的稻苗乾枯如同囚犯頭上的亂髮一樣。

村人們的習慣，大都是在霉秧時期下種，因為從傳說和經驗上，他們都明瞭惟有這樣纔可以得到豐收。而且這霉秧時期恰巧正在黃梅期內，黃梅照例是有雨的，趁雨後田土軟，蒔秧是最便當不過的事。可是今年的情形却有些不同，黃梅就沒有下雨，霉秧時期下種的大好機會也就輕輕錯過。現在是霉秧時期已經過去了有七八天，天還是這樣一個晴朗的藍天，太陽依舊每天出來，向地球上的民衆耀武揚威，連一絲雨意都不曾有過。

希望天上趕快落下一陣雨來，差不多成為村人們一致的心理了。往往只要天邊起了一陣響雷，或者有了一朵烏雲，就都把手加在額上，爭相告訴，雖然誰都不敢把希望中的話語說出口。

這因爲他們大家都有一種共通的迷信，認這是天機，不可洩漏的，一洩漏了，天就會照他們相反的意思做去，本來要落雨的，也會因他們的說破而不落了。

可是任憑村人們怎樣小心，他們的希望終於沒有實現過。天公好像有意和他們作對似的，什麼響雷，什麼烏雲，都不過是和他們開的頑笑，雨却一滴都沒有。於是，村人們便不得不於希望天的心理以外，再從人事方面盡力。村裏的田已經蒔秧的只有一部分，其他沒有下種的田，就只好車了水來蒔秧。車水，現在已很少有幾個人家用得起耕牛了，大半用的是人工，一畝田，至少得用三四個人來車，纔車得滿，車滿了也不能就此一勞永逸，常常秧剛蒔完，田裏水也就乾了，「黃秧不經乾」，不能不添漫，而要添漫，便只得暫時把沒有車水蒔秧的田攔下。這些田，因爲經過太陽曝曬的時間太久，田裏的泥土已逐漸在變硬龜坼，即使車滿了水進去，也不是一時三刻可以下種的了。

村人們的心裏誰都好像燃着一盆火，他們一方面感到把人工花費在添漫上仍舊不能使稻苗活起來的可惜，一方面又捨不得聽憑那些沒有車水蒔秧的田荒廢下去。所以近來差不多每個村人的眉頭上都加添了幾個結，彼此見面時，只有互相搖頭歎氣。尤其是那些天天都要踏

水車的壯年漢子們，想到自己辛苦的沒有報酬，是比任何人更要感到難過的。

因爲大多數的村人都不分晝夜的要到河畔去車水添漫，於是，傍晚時候禾場上的空氣，也就和往年不同。往年，天沒有那麼旱，村人們除了蔣秧以外就無別的辛苦事，一到傍晚，都到禾場上來納涼，藉此恢復一天的疲勞。那時候，禾場上充滿了談笑聲浪，空氣是緊張而又歡樂。現在則恰好和那時成了個反比例，在禾場上納涼的，只有一些無知無識的小孩們，偶然也雜着幾個老人和主持家務的婦女，疏疏落落的點綴在這空曠的禾場上，分外顯出空氣的冷靜和寂寞。

這時，也就是這樣一種光景。太陽已經落山，天還沒斷黑，禾場上正是很好的納涼時候，可是坐到這禾場上來納涼的人却寥寥可數，只遠處不時有「咿呀」的桔槔聲傳過來，聲音裏彷彿包藏着無數人們的絕望的歎息。已經到了六十高齡的福壽叔，叨着旱煙管，獨自坐在門前，出神地聽着這聲音。偶然擡起頭來，向天空中望了一眼，不禁充滿了感慨的，把煙灰敲掉了，向坐在旁邊的貼鄰吳三嬭說：

「唉！這種天，真是要我們種田人的命！」

吳三嬭正在紮鞋底，聽了這話，只把針尖在頭髮裏摩擦了兩下，並不作聲。倒是在另一邊坐

着出名嘴碎的福和嫂耐不住了。

『是呀，福壽叔，你是老人家了，比我們年輕人見得多聽得多，像今年這種天氣，不曉得從前可曾有過？我只記得小時候也曾碰到過這麼一個旱天，這事離開現在好像已經有二十年了。』

福壽叔咳嗽了一聲，吐了口濃痰在地上，隨即便用腳踢去了說：

『哼！二十年前？二十年前的那次旱天，哪裏及得上今年！像今年這種天氣，我活上一輩子了，還沒看見過。只聽得我的長輩說：咸豐……唔！咸豐六年罷！那一年的天氣纔旱得怕人，從黃梅到伏天，連一滴雨都沒有落過。』

福和嫂忍不住吐了吐舌頭，咕囁着說：

『不曉得今年會不會也這樣旱。但願天老爺保佑，趕快落下雨來，要不然可真不得了！』

暫時大家都沉默着不說話，天色漸漸的黑了下來，風吹得更涼，遠處送來的桔槔聲也更清楚。上弦月像秤鈞一樣掛在天上，滿天都是繁星，月光雖很昏黃模糊，但地上被拉長了的人影，看起來却也頗為明白。

這時，前邊的官塘路上，開始有一個人影，向禾場上移動過來，到得近前看時，原來是福和嫂

的男人福和。福和嫂連忙站起來，把凳讓給她男人坐。福和且不坐下，他先笑着向場上人說：

『你們在這裏乘風涼，倒蠻快活，可曉得城裏已經鬧翻了？』

『城裏怎麼樣？』福壽叔忍不住問了。他這問話簡直可以代表禾場上全體人的心理，因為這時大家的眼光正都注視在福和臉上，眼光裏差不多都帶得有探詢的意思。

『城裏的新聞多得哩！講起來就講三天三夜也講不完。』福和在凳上坐下了說。

『你只揀要緊的說兩樣就是了。』福和嫂帶着憐惜男人意味的說，一壁在旁邊爲她男人打扇驅蚊。

『要緊的嗎？那當然要算求雨了。城裏人真會鬧新花樣，近來因爲求龍王沒用，索性鬧起什麼陰官求雨來。今天天剛亮，就有許多人，把城隍菩薩的神座，從城隍廟裏擡出，擡到東嶽廟裏去見東嶽大帝，拜求下雨。看熱鬧的人有千把多。說也奇怪，城隍菩薩出廟的時候，鬚鬚上竟釘着一隻蜻蜓，趕都趕不掉，不知道是什麼緣故。』

『有這樣的事嗎？』納涼的人們不禁都稱奇道怪起來了。

『唔！這裏面一定有些道理，說不定那一隻蜻蜓，就是城隍菩薩的化身。這一來，可就不怕天

不落雨了。』福壽叔燃了撚鬚，賣老地說，好像不論什麼人，都沒有他知道得多。

『還有什麼新聞呢？』坐在李四阿太右側的萬桂奶奶問，仰起了頭，津津有味的等候着福和的回答。

『還有，那可不大好！城裏的河道一天比一天淺下去，到處都鬧着水荒，挑一擔水要一百錢，還都是些墨綠的臭水。因為河道淺，吃水重的船不能開，米價也就跟着漲了起來，一天要漲兩三回。頭號白米從前只要六塊多一石，現在已經漲到九塊半，說不定明後天就要漲出十塊大關。聽米行裏的人說，要是天再不下雨，漲到十三、四塊一石也難說。』

李四阿太搖搖頭，打了一個呃，這是她的習慣，每逢不愉快的時候，總不免要打呃。福壽叔的眉頭也皺攏了，福和的話引起他好幾樁心事，他很怕再車幾天，就要車出河身來，真的，像城裏那樣闊大的官河，都不免要乾淺，何況鄉下那樣小小的河浜，河一乾，那真要人命，這裏原本是旱地，近處毫無什麼大江大海，可以引了江水海水來灌田，只有眼白巴巴的等死。還有，隔年剩下的米糧，吃到現在，已經快要吃完，在這新穀登場的時候，不碰巧米價恰恰在看漲，以後吃什麼都成了問題。他焦急得心都痛了。

福和却又笑着說起話來：

『不過也有個好消息，聽說縣衙門裏新近從上海買來好幾架洋水車，現在已經裝好船，快要下鄉來幫我們車水了。』

禾場上納涼的人聽了這消息，不由得都歡呼了起來。

可是福壽叔却搖着頭，他並不對這消息抱樂觀，他覺得就是洋水車來也沒有用處，至多只有使那小小的河浜早一些乾，但他也不願把這話說出口，打斷別人的興致，所以只是閉着嘴，默的抽煙。

洋水車果然下鄉來了，這是三天以後的事。

這一件事，閏動了村人們的視聽，大家都盪擁到河浜畔來看。河岸上，一條線似的排列着許多人，百多隻眼珠全死盯在河裏的一艘機船上。機船上裝着一個鋼鐵作的機器，一頭還有個喇叭管大口，據說這就是洋水車。

太陽依舊熱烘烘的照射在每個人頭頂上，天是蔚藍色的，天空中有幾朵白雲停滯着不動。

河岸上站的人雖然多，但却都靜悄悄的，沒有一個作聲，連輕微的咳嗽也可以聽得清楚。大家都像看變戲法似的，把充滿了興味的眼光，看定了那艘機船。

機船上一共只有兩個人，一個管理着機器，另一個在船頭上撐篙。這時，船已把纜繫定了，撐篙的那個人，從機旁提了一綑白色的軟橡皮管上岸來，他先把一頭裝在那喇叭管大口上，然後順着田埂，把皮管引伸過去。村人們的注意力不由得都集中在他身上，他走一步，大家的目光也跟着他前進一步。最後，他立定了，把皮管的另一頭對準着一塊田。福壽叔騰出一隻手來，遮着陽光，竭力向前望去，他認識這塊田是前面張家祠堂那邊的癩痢頭桂生家種的。

洋水車開始在車水了。機船在河裏「突突突突」的響着，平靜的河面起了極大的擾亂，河水混合着污泥向船底下亂鑽。同時，執在岸上那人手裏的皮管的另一頭，却像瀑布一樣的噴射出大量的水來，不多一會，就把一整塊的田灌滿了。

這可驚的偉大的物質文明的力量，使守舊的村人們，不禁都吐出了舌頭，好半晌縮不進去。有許多人看看前面那新式的機器，又回頭望望後面那古老的水車，止不住全倒抽了一口冷氣。心裏不因不由的起了兩種不同的感想，一方面覺得那舊式的水車簡直可以拆下來當柴燒，另

一方面又覺得如若大家都能有這樣一部洋水車，可以毫不費力的隨時把田裏的水灌滿，真是最幸福不過的事了。

「福壽叔，你老人家也有興出來瞧熱鬧嗎？」

福壽叔聽那人時，正是屋裏有着一位出名的小脚娘子的劉阿大，便也笑着向他點點頭說：「唔！這也不過是湊湊大家的趣罷了。」

劉阿大却像深有所感似的慨歎了起來。

「到底是洋人心思巧，纔會造出這種新傢伙。福壽叔，你想，像我們那種老式的水車，會這樣快的灌滿一田水嗎？就是用最大的九老頭，踏上兩三個鐘頭，也不會呢。」

福壽叔搖搖頭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忍不住悄悄的向劉阿大問道：

「怎樣這洋水車不先灌近河浜的田，倒老遠的用皮管子去灌起癩痢頭桂生家的田來了呢？」

「這還用得着問嗎？癩痢頭桂生先交錢，自然是該他先灌了。」劉阿大冷冷的說。

福壽叔不禁吃了一驚，把手搔搔頭，頭腦似乎有些糊塗了。洋水車幫人車水，還得交錢，這可

是他早先所沒有想到過的。幾天前從城裏回來的福和對他說的一番話，還很清楚的保留在他記憶裏，怎麼現在竟忽然變卦起來了呢？爲要解釋這個疑問，於是他便繼續向劉阿大問道：

「不是衙門裏買了洋水車來幫我們鄉下人車水的嗎？爲什麼還要交錢？」

「那裏話！衙門裏會有洋水車來幫我們車水倒好了。這部洋水車，聽說是什麼吳桂寶和張榮坤合股買來的。他們是將本求利，自然只有在銅錢上着眼了。」

「那麼，灌一畝田大概要多少錢呢？」

「我也不大明白，不過等一會他們總會說出的。」

就在他們兩人說話的當口，洋水車已把獼猴頭桂生家的田灌完了。在岸上的那人，收了皮管，重新走回河浜畔來，大聲向站在河岸上的人說：

「每畝田一塊半，還有誰要灌？」

福壽叔的心不禁卜通卜通一陣跳，下意識地幾乎喊出「我」來，但理智立刻把他的口噤住了。他想到他的田有三十多畝，就是專灌已蒔秧的田，也要念多塊錢。念多塊錢，目前那裏籌得出？而且，就是灌了以後，還有問題。在這樣烈日炎天之下，稻苗能否長成？縱使長成了，將來的穀價

是否不至於低賤到不够本？這些都不能不預先打算一下。而一打算，他的一顆癢癢的心，便登時變得搖搖不定了。

他躊躇着，可是機會却很快的溜過了他身邊，有一個人代替他出來喊『我』了。那是萬桂奶的男人 萬桂。

『錢呢？』執着皮管的，那個人問，他的臉绷得緊緊的，連一些表情都沒有。好像他的眼孔裏只認得錢，不認得人。

『錢，可沒有現的，請你們先把我的田灌起來，等我去當了當頭，再交錢給你們。』

『不行！我們這裏是一手交錢，一手灌田，諸親好友，概不賒欠。』

『我並不想賒欠你們的呀，不是已經說過了嗎？當了當頭就交給你們。』萬桂氣憤憤地說。他的眼珠都紅了，指手畫脚的，嘴沫直濺到近旁的人身上去。

『那你就趕快去當當頭罷。空口說白話，是不中用的，要灌的人多着哩。』那個人刻薄地說，隨即便又別轉頭去，向河岸上的人們喊着：

『還有誰要灌？每畝田一塊半。』

人叢中有一個人鑽出來說話了，那是吳三孀的男人福餘。他的手裏執着三張破爛的鈔票。
『這裏是三塊錢，你先給我灌兩畝。』

那個人接過鈔票來看了看，隨手納在袋裏，向船上人喊了聲：『兩畝！』一壁又向福餘問道：
『你的田在那裏？』

福餘把手向前面一指，便當先引導着那人，向他田畝所在地走去。受了一頓奚落的萬桂，用嫉恨的眼光送着他們，忽然一跳三尺高，旋風似的追上去，攔住他們的去路，紫着牙咆哮道：

『不許走！我得問你們個明白，憑什麼你們敢在這裏用洋水車車水灌田？這條河浜是公共的，大家都要靠活着活命，如今你們一個只曉得賺錢，一個只顧自己的田，也不想，要是把這條河浜車乾了，別人用什麼來灌田，不是大家都要喝西北風嗎？這種傷天害理絕子絕孫的勾當，虧你們會幹出來，還不快給我滾回去。』

福餘也咆哮起來了：

『你別狗見了屎眼熱，自己沒有錢，看見別人有錢灌田又吃醋。這條河浜既然是公共的，自然大家都可以要怎樣就怎樣，只要你有本事拿得出錢來，我一定讓你先灌，不說半個「不」字。』

萬桂不理他，他只像發了瘋似的，在田埂上橫跳八尺，豎跳一丈。一壁面紅耳赤，擡拳捋臂的向衆人說：

『諸位鄉鄰，你們大家都在這裏，請出頭來說一句公道話。這條河浜是大家共有的，大家吃水也靠着它，灌田也靠着它。如今却給外路人來賺錢，自己快要一滴都得不到，有這個道理嗎？』

他這一番話却說到了村人們心上。村人們正都覺得灌一畝田要一塊半，價錢未免太貴，同時看見河裏的水被別人車了這許多去，又有些肉痛，聽了這帶有煽動性的話，十停中有九停都表同情。在岸上執着皮管灌田的那人，看見形勢不妙，纔知道萬桂不是好惹的，深悔先前不該得罪了他。於是，便走到他身邊去，陪笑向他說：

『好了！請你別多說罷！我如今就先給你灌田，等你當了當頭來再交錢。』

但萬桂却意外地強硬起來了，他把兩手叉着腰，頭像博浪鼓似的搖着說：

『我不要！要灌就大家一齊灌，可是莫想錢。這水原本是我們的，歸根你們就不該從這上面賺錢。』

這就鬧成了一個僵局。洋水車是私人買來的，將本求利，當然不肯盡義務，代村人們白灌。而